

蔣中正著

中國之命運

孫 總 理 遺 像





蔣 委 員 長 近 像

中國之命運 目錄

第一章 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

第二章 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

第一節 清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衰落及其對內政策根本的錯誤

第二節 不平等條約的訂立與國民的反應

第三節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敗的教訓

第三章 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

第一節 不平等條約對政治和法律的影響

第二節 不平等條約對經濟的影響

第三節 不平等條約對社會的影響

第四節 不平等條約對倫理的影響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對心理的影響

第六節 國民的反省與自責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第一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和三民主義實行的步驟……………六五

第二節 北伐的成功與革命的教訓……………七一

第三節 國府遷都南京後之內憂與外患……………七七

第四節 抗戰對國內的影響……………八五

第五節 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抗戰期間及戰前對日戰略與外交戰的經道……………八六

第五章 平等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心……………九五

第一節 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與平等新約的意義……………九五

第二節 國民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一〇二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一二九

第一節 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問題……………一二九

第二節 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一三四

第三節 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問題……………一四四

第七章 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一五一

第八章 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一六三

結論……………一六九

第一章 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

我中華民族建國於亞洲大陸，已經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國，到現在多成了歷史的陳蹟，惟有我們中國，不獨巍然獨存，且正與世界上愛好和平，反侵略各國，爲世界的正義公理，爲人類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於歷史上空前的戰爭，並正向光榮的勝利與永久的和平之大道邁進。

我們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長的，國家是群力造成的。我們中華民族在自然成長的過程中，由於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羣力以締造其國家。中華民族因其宗支不斷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漸繁殖，乃至於強大，於是國家的領域亦相隨擴張，然而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超越其自然成長所要求的界限，亦從沒有向外伸張其國家武力的時候。如有外來侵略的武力，擊破我們國家的防線，佔據我們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則我們中華民族，迫不得已，激於他所受的恥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圖恢復達成其復興的目的。

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散布於帕米爾高原以東，黃河，淮河，長江，黑龍江，珠江流域之間。他們各依

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啓族姓的分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和而成爲一個民族。但其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較多，宗族的組織，更斑斑可攷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子孫，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之內而有大小宗支之分。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說是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親戚的繫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全體的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崇高的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決不是徒託空言的。

秦漢時代，中國的武力彪炳於史冊，而跡其武力，在北方則是爲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則是爲民族生活求開發。中國西北沙漠草原地帶的宗族，往往向中原農業地帶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戰爭。當時政府對於這些游牧宗族，於其侵犯則禦以武力，於其歸順則施以文治。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北方的領域，北度沙漠，東至遼東，西達於葱嶺。同時，逐漸開發東南的農業，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帶，與中原的經濟已有密切的聯鎖。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南方的領域，南至於南海，東至於吳越，西至於緬甸。西南至於越南。由於生活的互賴，與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數宗族，到此早已融和爲一個中華

大民族了。

三國時代，中原雖陷於割據分爭，然而三國政府仍各爲民族的生存，繼兩漢的餘緒，或整頓邊陲或開發荒僻。西晉遭五胡之亂，漢族南渡，黃河流域爲匈奴鮮卑諸族所割據。然而此諸宗族，皆漸趨於漢化。故符秦與元魏，雖統一黃河流域的時間有短有長，莫不襲中國的衣冠，行中國的政教。隋唐大一統的局面，實爲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民族融和的總收穫。這個時期，民族之內，宗支之繁多，文化之豐盛，舉葱嶺以東，黃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領域內的宗教，哲理，文學，藝術，天文，術數，法律，制度，風俗，民情，亦已網羅綜合而冶於一爐。

宋代的國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領域。契丹（遼）與女真（金）都是中國北部與東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融化的宗族。他們乘宋代民風萎靡，政治紛亂，軍事衰頹之際，併吞其四鄰各宗族而成爲強悍的勢力。他們雖先後入據中原，然他們仍先後浸潤於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興起，與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思汗馬蹄踐踏的版圖，超越了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稱帝以後，中國固有領域以外的部分即與中國的國家組織分離，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獨融化於中華民族之內，滿族入據中原，其宗族的融化，與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後，滿族與漢族，實已融爲一體，更沒有岐異的痕跡。

由於上述，可知中華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力量的彈韌，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華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異族入據中原，中華民族必共同起而驅除之，以光復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華民族於解除他互相軋轢，互相侵陵的痛苦與禍患的同時，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隣的宗族，成爲我們整個民族裏面的宗支。簡言之，我們中華民族對於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被以文化，這是我們民族生存與發展過程裏面，最爲顯著的特質與特徵。

就民族生存的領域來說：我們中國國家的領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爲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維繫爲界限。故我們中國在百年以前的版圖，一千幾百萬方公里之內，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華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國文化之所浸潤。版圖破碎，即爲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爲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國國民必引爲國恥，非至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

在中國領域之內，各民族的習俗，各區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習俗，以構成中國的民族文化，合各區域的生活，以構成中國的民族生存，爲中國歷史上顯明的事實。這個顯明的事實基於地理的環境，基於經濟的組織，基於國防的需要，基於歷史上命運的共同，而並不是全出於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環境而論，中國的山脈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統。試由西向東。加以鳥瞰：由亞洲屋脊之帕米爾高原，北路沿天山阿爾泰山山脈以至於東三省，中路沿崑崙山脈以至於東南平原，南路沿喜馬拉亞山，以至於中南半島。在三大山脈之間，有黑龍江、黃河、淮河、長江、珠江諸流域。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即在這幾個流域之間，沒有一個區域可以割裂，可以隔離，故亦沒有一個區域可以自成一個獨立的局面。

以經濟的組織而論，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之下，各個區域各有其特殊的資源與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區域的生活，或為狩獵。或為游牧，或進於農工，或宜於礦冶，或專於魚鹽；其分工基於自然的條件，其交易出於生活的必需。故遠在鐵路輪船發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間，商業往來，即至為繁密。此經濟共同生活，亦即為政治統一以至於民族融和的基礎。

以國防的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的佔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所以琉球、臺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更由立國的資源來說，東北的煤鐵與農產，西北的馬匹與皮毛，東南的錫鉛，西南的銅錫，無一種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素，這些資源的喪失，亦即為國基的毀損。

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協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鄰的「朝貢」，中國必答以優厚的賜與，從沒有經濟侵略的企圖。四鄰的戰爭，中國常保持「繼絕世，舉廢國」的大義，從沒有乘人之危以併吞其領土的政策。所以四鄰各宗族，其入據中原的部分，則同受融化。其和平相處的部分，則由朝貢而藩屬，由藩屬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與文化的程度爲準衡。並且每一藩屬內附與融化的過程，常各有長期的歷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獯豸，秦漢的匈奴，已開內附與融化之端。自此以後，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與兩宋，蒙古之在明朝，皆迭有內附與融化的歷史。新疆則春秋時代，秦國稱霸西戎，繼之以漢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兩代的開拓。這兩個區域，歸化中國的期間，皆綿亙至二千餘年之久。西藏則自吐蕃改宗佛教，內向隋唐以來，元代則隸於宣政院，清代則隸於理藩院，其融化亦超過一千三百年以上，至於東北，則比其他邊區之內向更早。肅慎之內附，始於周代。漢族的開發，盛於兩漢。中經隋唐宋元明，都是漢族與東胡共存的區域。迄於清代，則農工商業的經營，更全賴漢族的努力，即滿族亦融化於中華民族之中。臺灣、澎湖列島本是漢人開發的區域，屹峙東南，久爲我們中國的屏藩，迄至明末，乃爲荷蘭人所侵據，而終爲我鄭成功所收復，其事蹟真可歌可泣。中國對於中南半島各宗族關係更深。存亡繼絕的義師，濟弱扶傾的戰役，真可謂「史不絕書」。總之，中國

五千年的歷史，即爲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紀錄。此共同之紀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爲中華民族，更由中華民族，爲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國國家悠久的歷史。在此悠久的歷史過程中，各宗族往往在文化交融之際，各回溯其世系而發見其同源。即如蒙古是匈奴的後裔，而史記漢書考其遠祖實出於夏后氏。東北的女真與西藏的吐蕃，是鮮卑的子孫，而晉書魏書考其遠祖皆出於黃帝軒轅氏，我們再稽考周書、遼史、及文獻通考以爲推求，則今日之滿族與藏族即由此流衍而來。至於我國今日之所謂回族，其實大多數皆爲漢族信仰「伊斯蘭」教之回教徒，故漢回之間其實只有宗教信仰之分，與生活習慣之別而已。總之，我們的各宗族，實同爲一個民族，亦且爲一個體系之一個種族。所以我們中國整個民族共存亡同榮辱的歷史運命，自有其內在的因素，爲其密切的連鎖。而其所以有五族的名稱，並不由於人種血系的不同，而是由於宗教與地理環境的差異。簡言之，我們中國五族的區分，乃是由於地域的和宗教的，而不是由於種族的和血系的關係，這是我中華民國全國同胞不可不徹底了解的。

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爲禮義廉恥。在這八德和四維薰陶之下，中華民族，立已則盡分而不渝，受人則推己而不爭。義之所在，則當仁不讓；利之所在，則纖介無私。

不長強梁，不欺弱小。積五千年的治亂興亡，以成就我民族明瞭知恥，忍辱負重的德性。惟其明瞭，故能循分。惟其知恥，故自自強。循分故不陵侮異族。自強故不受異族的陵侮。惟其忍辱。故民族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著的。惟其負重，故民族的志氣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由正種德性的推演，故中華民族的各宗派及其國民皆能爲大羣犧牲小體，爲他人犧牲自我，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忍，處世則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來，東亞各民族或內附而融和，或相依而共保，或獨立而自存，各順其民志民心，各隨其國情民俗，是發展其文化之所長，以貢獻於人類共同的進步。

近百年來，中國國勢陵夷，民氣消沉，開五十年從來未有的變局。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既忍受割裂的痛若，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與壓迫，更斷喪我國家民族的生機。縱觀我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紀錄，國家的興衰與民族的存亡，雖相乘而迭見，然而這一百年間，國家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與心理各方面，無不頽風外暴，危機內伏，幾將毀滅我再生的基礎，杜絕我復興的根源，實爲歷史先例之所無。若非由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領導國民革命，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命運，必已在日寇鯨食鯨吞之下，早爲朝鮮之續。幸賴我先知先覺的 國父發揚其大仁大智凝結而成的武勇，以中國自由平等爲目的，喚起民衆，奮鬥至四十年之久，乃納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於正軌，並在彌留之際，

確定廢除不平等條約爲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復將這個未竟的大業，留給我們後死的同志，和全國的國民，繼續奮鬥，迄於今日，終獲初步的成功。於是民族復興之機，國家再生之望，擺在我們全國國民的面前。中正身當我中華民國獨立自由重新發軔之初，撫今思昔，策往勵來，特陳述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後的方向。尤望我全國國民深切認識我中國的命運，擔在我全國國民的雙肩，而決於戰局發展的今日，絕沒有瞻顧徘徊的餘地，更不容有盲從倚賴的心理。願我全國同胞共同體察而力行之。

中國之命運

第二章 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

第一節 清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衰落及其對內政策根本的錯誤

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爲造因。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全爲中國國恥的紀錄。而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

滿清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爲什麼他能够征服中原呢？因爲明朝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流寇橫行，加之宦官弄權，武將跋扈，於是內亂日甚，外患益急，所以三百年的明室，在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清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自滿清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受了嚴重的打擊。國父說道：「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被滿清征服。」又說：「在康熙雍正時候

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後來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字都不準人提起了。凡是書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要一律刪改，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鞭撻的書籍，一概定爲禁書，完全把他消滅，非特不準人民閱讀，而且不準人民收藏。」清廷當時統治的手段，不可謂不殘酷，但是比之於日寇今日統治朝鮮的毒辣，猶有小巫見大巫之別。朝鮮亡國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而其國內的人民早已爲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鮮原有的歷史文化，都已毀滅無餘，不許朝鮮人存留一點民族意識。所以朝鮮人至今聽到「高麗」這個名詞，很少能知其意義了。我們看見了現代帝國主義者對於他所滅亡的國家民族，其手段之迅速，爲患之慘酷，實在寒心。

在滿清這樣一面奴化，一面殘殺之下，中國固有的優長學風，乃爲之壞。當明代開國時期，所提倡的朱學，到池中葉，這一派的學術，發生了流弊。一般學界中人，應科舉者固然是尋章句，作八股；講義理者，亦不過造語錄，看話頭。王陽明倡「知行合一」的學說，要矯正這種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學者從煩瑣的文體與支離的思想解放出來。這一派的學說不久也流於空談無實。張江陵當政，又提倡「實學實用」的學說，兼救朱王兩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際，雖有王學